

# 南国木棉红，家乡春草绿

□ 李根成

今年清明节，老家二哥打来一通电话，问我今年回不回去给父母上坟。挂了电话，我独坐良久，心头怅然若失，无数往事翻涌而来。自双亲离世以来，我便断了线的风筝，没了与故土最深的牵绊，此后每次回老家都行色匆匆，再也寻不回儿时的温暖与安稳。

小时候每到夏天，父亲总爱指着肩头一道深深的疤痕，给我讲起当年刘邓大军路过家乡——河南省新蔡县余店乡（今余店镇）汝河渡口的往事。

父亲李芳瑞，生于1930年9月，一生养育3个儿子、2个女儿。1947年8月23日，刘邓大军跨过黄河，一路南下挺进中原，抵达我的家乡。那年，父亲17岁，和许多乡亲一起，成了一名肩挑炮火的支前民工。前路有敌军拦截，身后有追兵围剿，头顶还有敌机轮番轰炸，他日夜兼程赶路，加上2天没吃饭，最终体力不支，病倒在汝河岸边，没能跟上大军强渡汝河。这件事，成了父亲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每每提起，满是唏嘘。

未能追随刘邓大军，是父亲一生的心病。于是，他把从军报国的心愿寄托

在3个儿子身上。大哥李秀轩18岁高中毕业，恰逢沈阳军区来家乡征兵，父亲为他报了名。体检时，村里一位退伍老兵告诉他东北特别冷，生性胆小的大哥，最终打了退堂鼓。二哥李忠诚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不愿离家远行。没办法，父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这个小儿子身上。

1989年初，余店乡初级中学要修建首座教学楼，乡党委研究决定，让时任余店乡人大主任的父亲负责。父亲为人正直、原则性极强，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修建教学楼的砖石和水泥，都要从外地长途运来。为赶工期，运输车辆昼夜不停。为杜绝运输人员多报冒领、防止建材丢失，父亲日夜守在工地记数核对。天寒地冻，夜风刺骨，连续数月风餐露宿，父亲终因过度劳累积劳成疾。

1990年秋天，教学楼顺利竣工，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可父亲却因一场感冒拖延不治，拖成了严重的肺气肿，无法再坚持工作，不得不办理病退手续。自那以后，他的病情日渐加重，再也未能恢复如初。

1990年底，部队来余店乡征兵。

彼时，我正在新蔡县第二高级中学读高二，父亲知道我偏科严重，并非读书考大学的料，便极力鼓励我报名参军。

体检结束后，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入伍，依旧回学校读书，也没向任何人提起报名的事。直到出发前2天，二哥才急匆匆赶到学校，拉着我起回30公里外的家，试穿部队发的崭新军装。

1990年12月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穿上崭新的军装，从新蔡县汽车站出发，到驻马店火车站乘绿皮火车。经过一周的辗转奔波，我和同年入伍的数百名新蔡籍战士，途经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最终抵达兰州军区某兵团。1991年3月25日，3个月新兵训练结束，我被授予陆军列兵军衔。佩戴军衔那天，我特地照了一张列兵照片，寄给了父亲。

1998年8月底，父亲突然病危，我从部队匆匆赶回家。看到我，父亲十分高兴，执意要我守在身边，说自从我当兵8年来，一直是二儿子在照料他，现在该轮到小儿子尽孝了。

我回家后的第4天，病危的父亲竟精神好转，心情也不错，询问我在部队的工作与学习。那天阳光正好，卧床多

日的父亲，让我扶他到院子里晒太阳。我打来热水为他洗脸，用剃须刀刮净胡须，又拿出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读给他听。邻居说，父亲看到小儿子当了军官，兴奋得不得了。看到父亲悠然地坐着晒太阳，我悄悄拍下几张照片，还给他剥了一根香蕉。

见父亲病情好转，全家都十分高兴。我穿上军装，打算用三轮车拉着父亲，到他工作过的余店乡政府看望老同志。可这份喜悦没能持续多久，第二天父亲病情突然加重，第三天早晨就不幸病逝。守灵时，母亲告诉我，父亲生病后，常常拿着我的列兵照片反复端详，有时还喃喃自语。可惜的是，父亲去世后，老屋被拆掉了，那张列兵照片也随之遗失……

南国木棉红，家乡春草绿。一晃父亲已离开我28年，我也已步入中年。当了23年兵的我，脱下军装转业到广东省佛山市政府部门工作，至今已有14年。如今的我，和当年的父亲一样，成了一名基层公务人员。无论是军中服役，还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我始终牢记父亲的嘱咐，做一个堂堂正正、干干净净、问心无愧的人。③3



新华社记者 邹亮一 摄

# 忆父亲

□ 杨林

清明的风裹着淮北平原的清寒，细雨如丝，斜斜地洒在春寒料峭的田野上。麦苗笼着一层薄雾，通往父亲墓地的土路泥泞湿滑。阿大（父亲），清明的雨打湿了您的坟头，也濡湿了从未减退的思念。

阿大，您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那年冬天特别冷，您心脏病发作喘得厉害。我守在床边，您却催我回学校：“年终了，学校里忙，你去上班吧！”我正在梳理学期工作，手机突然急促地响起，一看，是弟弟打来的，我的心口瞬间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攥紧。我匆匆交代完工作，跌跌撞撞地冲出办公室，骑着自行车往家赶。乡间土路被冻得硬邦邦，车轮轧过时吱呀作响。路旁麦田覆着白霜，枯瘦的杨树刺向灰蒙蒙的天空。这些熟悉的风景，此刻却让我心如刀绞。风灌进领口，冷得刺骨，我蹬着自行车，只想快一点，再快一点，再喊您一声“阿大”。

终究还是晚了。我冲进家门，院子里静得可怕，您静静地躺在堂屋的床上，已不省人事。阿妈红着眼圈坐在床边，姊妹们默默抹泪。我扑到床边，紧紧握住您的手：“阿大、阿大！”我撕心裂肺地哭喊，滚烫的泪珠砸在您手背上，仿佛想焐热您渐冷的身躯。就在这时，您的手臂轻轻动了动，指尖微微蜷缩，似想摸摸我的脸，回应我的呼唤。可那双手最终还是垂了下去，您安详地走了。后来阿妈说，您一直撑着一口气，就是想等我回来，那轻轻一动，是您对

孩儿最后的牵挂。

阿大，您知道吗，我是从放驴开始懂事的。6岁那年，我们姊妹6个张嘴要吃饭、伸手要穿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您摸着我的头说：“林子长大了，该学着帮家里做点事了。你去给生产队放驴吧，挣点工分，咱家就能多分些粮。”我还没驴绳够高，看着高大的毛驴，又委屈又害怕，抱着您的腿哭了一场又一场，可您还是把缰绳塞到我手里。

每天天刚亮，我便牵着那头灰毛驴去南河滩。那片河滩是我童年的摇篮，也是成长的战场。春日青草破土，夏日河水漫滩，秋日芦花飘飞，冬日寒风呼啸。放驴的日子，艰辛远多于快乐。有时候，您在远处劳作时看见了我，像没看见一样，我会抱怨您不疼我。

有一次，为了给毛驴薅水边的苜蓿，我掉进河里，棉衣湿透，膝盖磕破血流不止。我放声大哭，您循声找来，一把将我搂进怀里。那是我第一次见您落泪，大颗的泪珠滚烫地砸在我脸上。您没说话，用粗糙的手掌擦去我脸上的泪水，脱下自己的棉袄裹住我，抱着我往家跑。我在您怀里，能感受到您身体的颤抖。原来，您不是不疼我，是想让我学会坚强。这份童年淬炼的坚韧、善思与担当，成了我一生的财富。

阿大，您是清水河边十里八乡有名的木匠，斧头、墨斗伴您一生。院子东南角的木棚是您的天地，刨花堆成小山，松木、榆木、檀木的香气终年萦绕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谁家娶媳妇打家具、谁家种地缺农具，都会来请您。当他们询问工钱时，您常说：“乡里乡亲，搭把手的事，不提钱。”

您做的家具结实耐用，几十年不变形；您做的农具顺手称心，乡亲们用了都说好。有时，我蹲在木棚里，看您刨木头，刨花卷着木屑纷飞，像漫天飞舞的雪花；看您弹墨线，手指一挑，一条笔直的线就印在木料上。昏黄的灯光里，您的身影像南河滩的老松树，沉稳而挺拔。

可这份手艺也给您留下了伤痛。52岁那年，您给村里一户人家干活儿时摔断了肋骨。医生让住院，您担心我们，只是拿了跌打药回家硬扛。因为没及时医治，您落下残疾，腰杆再也挺不直了。我知道，您是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为我们撑起一片天。

那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学。因为要住校，您熬了一夜，用家里珍藏的檀木给我打了一只箱子。临走时，您把家里仅有的20多元钱塞进箱底，反复叮嘱：“别省着，要吃饱；读书要勤，做人要实。”我抱着箱子，眼眶湿润，久久不愿离去。46年过去了，我搬过6次家，家具越换越好，这只檀木箱却始终跟着我。如今，它立在书房，装着我的荣誉证书。

1982年夏天，是咱家最高光的时刻——我考上了汝南师范学校。乡亲们纷纷登门祝贺，您笑得合不拢嘴，当天就杀了家里仅有的那头猪，宴请亲朋乡邻，还特意请来我的老师，感谢他们

的教导。那天，院子里欢声笑语，您端着酒杯自豪的模样，像得了世间珍宝一样。

上师范的第二年春天，我病了，高烧不退。您得知后，连夜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赶了130里路到学校看我。那天，您的粗布褂子湿透还沾满尘土，手里攥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阿妈蒸的洋槐花。您顾不上擦汗歇脚，把洋槐花塞到我手里，摸着我的额头，眼圈通红。那年您53岁，头发花白，肋骨摔伤刚刚痊愈。

阿大，您一件粗布褂子补了又补，一双布鞋穿到鞋底磨透，却有着最长远的眼光。在那个农村孩子大多辍学务农的年代，您咬着牙把6个孩子送进学校。为了我们的学费，您和阿妈起早贪黑，在田里劳作，在木棚里忙碌，别人不理解，您却说：“睁眼瞎一辈子受穷，读书才有出息。”您用脊梁扛起我们的求学路。

我在教育岗位耕耘42年，从普通老师到学校管理者，始终默默无闻，努力工作，把做人做事的根本传给一批批学子，这是您教给我的勤奋。尤其是您的坚韧不拔，像河岸生生不息的藤草，刻进我的骨子里。您的恩情，我一生难以报答。

您墓碑前的青草又绿了一茬，您的爱却岁岁年年，从未远去。风过原野，麦苗起伏，那是您的回应；河水汤汤，水波荡漾，那是您的牵挂。您长眠，我常念，这一生，您是我永远的榜样，永远的光。③3

# 归途

□ 朱宝莹

春雨绵绵。归途  
踩成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泞  
野草铺到小路尽头  
藤蔓扯着衣角不放  
落花叠满院子——  
春风是唯一  
不需要理由的事物

我问光，为什么照不进坟头的土  
我问风，为什么吹不散思念的痛

这些问了多少的话  
如今不再问了

路瘦成一根针  
扎进母亲坟头

我也是一滴雨  
重重坠下  
那一小撮土  
总是湿的③3

# 喊一声爹娘

□ 吕周选

拭去岁月里思念的泪水  
却再也觅不到老屋上空  
那袅袅的炊烟  
在这寄托哀思的日子  
轻轻地喊一声爹娘  
回应我的只有这柔软的风

眺望远方 青山如黛  
垂首脚下 小草娇俏

一簇簇深情的野花  
紧紧地俯扑在大地上  
迎接着一只只哀婉的蝴蝶  
墓碑前的每一个叩首  
心中都是难舍的情

再喊一声爹娘啊  
您在地下 我在地上  
借一场清风一轮明月  
让思念洒满九州③3

# 清明 (外一首)

□ 程建明

清明是一个节日  
无论在家乡  
还是在远方  
都不紧不慢地牵挂着人的心  
时不时让你心头一痛  
生于斯长于斯又长眠于斯的亲人在故乡的怀抱里安睡  
在世的亲人  
依旧在这片土地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  
复制亘古不变的日子  
他们把苦熬成甜  
把浓稀释成淡  
在故乡的清明节气里  
健在的人活着  
去世的人也活着

一棵树

一株幼苗  
蓬勃于种子的内核  
心破土而出  
成长的概念开始形成  
一棵树和另一棵树  
在雨雪中握手  
并肩抵御风霜雷电  
当春光明媚大地染绿时  
鸟儿不期而至  
飞翔成片片翩跹的叶  
旷野中的一棵树和森林中的一棵树  
站成两种不同的风景  
向上的力量  
却使它们血脉相通③3

# 清明时节

□ 张灯

春雨绵绵  
苍天，何须再添泪滴  
我的眼角  
本身就已潮湿

一片青冢  
埋葬枯萎的岁月  
凋谢，便是一种回归

从此，这片土地  
便长出思念  
高高地  
堆出永恒的伤痛

这是一片藏着根的土地  
一条条，深深地扎在心里  
播种一捧感恩  
在清明里耕耘③3

# 血脉

□ 吴群

沿村外的柏油小路向南约二公里  
一条小河西蜿蜒  
野草荆棘，遮蔽小径  
我不顾脚下的羁绊  
大步往前  
那风摇动沉默之地  
父亲躺在那里好多年

好多年了  
从来不敢放弃

往事靠在陈旧的田野  
摆出童年的片段  
碑石和泥土的间隙  
有雨丝  
无限自由和辽阔的风  
吹来一些孤独  
是清明的真实  
我们说起某些人消散的音容  
血脉里有嫩芽的脆响③3